



鼠去牛来，时光如梭，又是一年春草绿。转眼间，很多人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上。因为疫情，人们减少了聚会串门儿，也有人因为没能和亲朋当面拜年而遗憾。其实，过年是个漫长的过程，大可不必为大年初一没有拜年而纠结。大家可以用多种方式问候，把幸福分享给他人。有句常说的话，没出正月就算年里，这为迟来的问候找到了说词。那么，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品味一下——春节，这个传统佳节的那些文化故事。

# 没出正月都是年 元宵佳节闹一闹

□主讲人:高文瑞 文/图

## 过年是个漫长的过程

按现在的习惯，过了正月十五，这个年就算过来了。旧时正月十五过后，还有十九的“燕九”，也称“筵九”。古时相传，十九日有神仙下凡，所以民众多游白云观等庙宇，祈求福祉。直至二十一日，学校陆续开学，京师各署择日办公，称为“开印”。

过年是一个漫长过程，这似乎是大节标志。进入腊月就在提示要过年了。雪白的蒜泡入醋里，腊月八日便盼着翠绿，想到了三十儿晚上的饺子，醋蒜结合合成的美味溢出瓶外。

腊月十五以后，过年各种准备开始了，卖年货的星罗棋布，临近除夕七八天，更是紧锣密鼓。人们对每天要做的事进行了总结，编出了歌谣，诸如“二十三，糖瓜粘”等等，版本多样。糖瓜粘也有说法儿。这一天要做糖瓜儿、糖饼。不同的地方还有别的品种，如胡麻糖片、胡麻条、糯米细糖、梨糕等总称南糖；粘牙糯米糖做成关东糖等。二十三前后，街上也开始卖了；糖瓜儿圆得像瓜，如此得名，吃起来很酥，嚼化后才黏牙；关东糖是长的，很脆；南糖里的芝麻花生，很香。糖是用来上供的，要用黏来粘住灶王爷的嘴，便如对联所说：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。

二十九，蒸馒头，要把过年吃的主食做出来。旧俗，从初一到初五，各家不准用生米做饭，不准动刀动剪，只能热年前做好的吃食，所以初五又叫“破五”。这天要在太阳没出来之前，包几个饺子，把小人的嘴捏住，俗称“捏破五”。有了主食的好处还在于，过年时客人来与不来，来多来少，心里都踏实，上锅一热就行了。以前过年时，凭购货本能买到富强粉，蒸出的馒头特别有咬劲儿，再蒸点豆包儿就更好吃了。这些主食全放在外面缸里存放。天寒地冻，早晨拿出豆包儿，带着冰碴儿，又凉又硬又甜，一咬掉渣，在那个年代，吃着真过瘾。

以前住在四合院，临近年前的那几天，每家都忙得不可开交，院子里空气中，弥漫着炖肉炸鱼蒸馒头等各种香气。人们匆匆而出，得意而入，提进大包小包。街坊见面，相互问候着：“年货备得怎样了？”脸上的疲惫掩不住心中的喜悦。

人们沉浸在忙碌之中，物品准备或多或少，一切都在为着年的到来。

大年三十，黄昏时分，街上行人渐少，商店关门，院子里各家闭户，开始剁肉剁菜。刀与案板相击，传出“当当当”的声响，才真正感到：年到了。和上最有劲儿的面，此时最舍得放油，用最好的原料拌出最香的馅儿。全家围坐在一起，包出精致的饺子，说着各种高兴有趣儿的话题，其乐融融。

过年好玩儿的要算逛厂甸了。厂甸在琉璃厂，街里有火神庙。来这里逛，能看到许多平日少见的新鲜好玩的玩意儿。长长的糖葫芦；有说有唱的拉洋片；风车随风传出“答答”的悦耳音响，击打出过年的欢畅。刚恢复厂甸那年，风车卖疯了，就那几天，小贩们回家组织了几次货源。逛庙会人多，场面也是一景：老人坐在车上，推着也要来；小孩儿骑在家长肩膀上，呵儿喽着凑个热闹，看个新鲜。

春节期间多有一事。俗话说：春打六九头。立春多在正月，要鞭打春牛，称为打春，还要吃春饼卷合菜，也有书中说在初七，“炊面饼，而杂以生菜、青韭芽、羊角葱，冲和合菜皮，兼生食水红萝卜”，统称为咬春。目的是免去春天青黄不接。预示年景大事，不仅百姓，官方也重视，从县令至皇帝，都要举行不同的仪式。

## 灯节拓展了灯市

此后，便准备进入另一个节日——正月十五元宵节，此节历史悠久。元宵本意指时间。正月为元月，古汉语中“夜”与“宵”义同，由此正月十五称元宵节，或上元节，因其特点也称灯节。灯节之灯有张挂之意，习俗由来已久，始于汉代，据说由西域传来。明代刘侗有过专门考证，“张灯之始也，汉祀太乙”。张灯最初有祭祀的意思，从黄昏，点到天明。

到了唐代，元宵节被推向一个高潮。初唐的睿宗皇帝正月十五登上京师安福门，与群臣一起赏灯。此时门外做起二十丈高的灯轮，点燃5万盏灯，有如花树。场面定然壮观，要不怎能让宋代辛弃疾还记得“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、星如雨”。那几天，不仅有花灯，还有各种娱乐表演，“一夜鱼龙舞”，举国上下，全民参与，闹个通宵。

接下来，灯节规模又不断扩大。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，“放灯十日”，永乐七年，下令赐文武百官放假10日。朱棣迁都京城，依旧从初八直

至十七，不过百官只放假5日。清代，灯节缩短了，从十三到十六或十七。不论长短，灯节的中心还是十五，那夜称为正灯。

有了灯节便有了灯市。灯与市是两个概念：灯指张灯，从晚挂到早；市指市场，从早开到晚。明代灯市同在一处，从东华门向东绵延二里。各种物品摆放在“东安门外迤北大街”，所以那个位置叫灯市口。

到了清代，灯与市分开，市场移到琉璃厂，张挂灯的地点改在前门和地安门一带。清初，“悬灯胜处，则正阳门之东月城下、打磨厂、西河沿、廊房巷、大栅栏为最。”清末，“六街之灯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，工部次之，兵部又次之，他处皆不及也。若东安门、新街口、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。”民国时，“正月之灯向集于前门内之六部，曰六部灯，以工部为最。……灯市旧集于东、西四牌楼，后始移廊房头条。”如清代的《日下旧闻考》所言：今则灯归城内，市归琉璃厂矣。作者时代不同，能看出地点与规模也有变化。

平日里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姑娘媳妇，灯节期间可以外出了。正灯日要逛灯，十六日还要“走桥摸钉”，妇女群游夜行，祈福免灾。外出行走可以去病健身，叫“走百病”。但凡有桥之处，三五成群而过，可以长寿，俗称“走桥”，取“度厄”之意。高士奇有《灯市竹枝词》：“夜深结伴前门过，消病春风去走桥。”然后再去摸门上的钉，正阳门中洞前居多，逛灯时顺便摸摸钉可以走好运。

## “闹元宵”里有大文化

有了妇女的出行，这个节日便引出了诸多故事，使得文人墨客写出不朽的佳作，古典名著中多能读到。耳熟能详的诗词中，欧阳修的“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平易直白，辛弃疾的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则含蓄，给人无穷的想象与回味。灯节上，热闹场面令人眼花缭乱。街头上，车马喧闹，人头攒动，欢声笑语，表演的、逛灯的、观景的欢天喜地，在这欢快的节日里，把一年的积淀全部宣泄出来，真一个“闹元宵”。

幼年的记忆中，春节已与灯节连在了一起，过年时总要买上只灯笼，

几乎成了必备的年货。那时生活水平不高，卖的灯笼多是纸制，可折叠，颜色有红黄绿，绘着图案，中间点上蜡烛，晚上挂在门外，或提着出去上街玩耍。20世纪80年代已有了用电池点的灯笼。“文革”前的北海公园，春节期间总要举办游园灯会，里面挂着大红宫灯，以及用绢纱、玻璃或纸做成形状各异的灯笼，上面画着花卉、动物、仕女、人物故事，大小不一。还有一片灯谜区，列出各种谜语，每盏灯上用纸条写着谜面，猜中撕下可去领奖。记得还有冰灯、麦芽灯等，那时幼小，不知风的动力，觉得走马灯奇怪，没有机器怎么会转？

眼下元宵节将至，合家吃上热腾腾的元宵，京郊放起烟花爆竹，团圆喜庆。而关于灯节的起源有几种观点，无论如何，灯节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，有着很深厚的文化内涵，不应遗忘或丢失。



## 主讲人介绍：

高文瑞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，中国乡土艺术协会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、中国艺术档案学会文化艺术合作交流专委会副会长，电影编剧等。出版《密云城堡踏勘》《延庆城堡寻踪》《昌平关城探访》《京都志趣》等专著，及散文、随笔、报告文学集、传记文学等十余部，专著做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直播。文学作品获奖几十次，散文集《我上高原》获冰心散文奖。上千幅摄影作品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并获奖、参展。

本版邮箱：  
ldzm2013@126.com